

“率先抗疫胜利”：坦桑尼亚新冠肺炎疫情之“冰山一角”

高良敏

截至2020年8月8日，非洲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称“新冠”）感染者超过100万，死亡达2.2万之多。¹而偏居非洲东部一隅的坦桑尼亚却于4月29日早早地停止更新疫情信息。殊不知，自3月16日坦桑尼亚报告首例感染者以来，其在初期实施的抗疫举措与大多数国家大同小异，然而，在4月29日最后公布疫情信息（桑给巴尔为5月7日）后，再无更新，其感染病例从此定格在509例（死亡21例）。²随后，防控措施早早放松，社会活动逐步开放，允许国外游客入境。³尽管其种种防疫行动早已露出“放任自流”的蛛丝马迹，但出乎意料的是政府还是早早地于6月8日宣布全国已免受新冠威胁，成为全球率先“抗疫胜利”的国家。显然，该宣布并非心血来潮、一味颀颀。那么环顾全球疫情，其“抗疫胜利”的真实性如何？又凸显了怎样的逻辑内涵？

一、冰山之角：“抗疫胜利”与疫情现状

本部分主要梳理疫情现状、疫情时间线，探究疫情现状何以成为“抗疫胜利”抉择的科学基础？

第一，横向视野下，疫情现状扑朔迷离。坦桑尼亚与周边部分国家报告首例感染者的时间多为3月中下旬。在传染病防控中，早期检测、早期发现至关重要，但与检测能力、意愿等相关。截至4月22日，坦桑尼亚累计才检测3799人份，而肯尼亚等3国至今已接近或突破30万人份。坦桑尼亚的感染者数也最少，肯尼亚最多达26436例，人口数最少的卢旺达也达2140例。另外，坦桑尼亚新冠病死率远高于他国，高达4.1%，但这也可能与病例基数少有关。坦桑尼亚卫生部长6月4日表示仅剩4例在治，而其他国家的治愈率大多则维持在50%左右（见表1）。总之，坦周边国家新冠感染数持续增加，态势不容乐观，由此也可间接推断坦桑尼亚疫情信息有冰山一角之可能。毕竟，6月17日坦首席医务官仍发出警告：“尽管现在病例数有所减少，但仍需遵守相关规定；如不采取有效防护措施，感染人数将可能激增。”

表1 坦桑尼亚及周边部分国家新冠肺炎疫情统计

国别	首例报告时间	累积病例数	死亡数	病死率 (%)	治愈病例数	治愈率 (%)	检测份数	总人口数
坦桑尼亚	3月16日	509	21	4.1	183	36.0	3799	59900385
肯尼亚	3月13日	26436	420	1.6	12961	49.0	353272	53858455
卢旺达	3月21日	2140	7	0.3	1346	62.9	298780	12975387
乌干达	3月21日	1283	7	0.6	1115	86.9	296601	45840090
马拉维	4月2日	4658	146	3.1	2375	51.0	34763	19165353
赞比亚	3月18日	8085	235	2.9	6698	82.8	93995	18420243
莫桑比克	3月22日	2269	16	0.7	840	37.0	68686	31317149

注：1. 坦桑尼亚疫情统计截止时间为大陆4月29日，桑给巴尔5月7日，检测份数统计截止时间为4月22日；其他国家信息统计截止时间为8月10日。

2. 数据来源：Worldometer, “COVID-19 Coronavirus Pandemic” (August 10, 2020),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

第二，坦桑尼亚突然停止更新信息，使疫情走向“死胡同”。其新冠流行整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 零星输入阶段。截至4月10日，大部分感染者有境外旅行史或为其密切接触者，其中多为欧美外籍人士或有欧美旅行史的坦桑尼亚人。2. 社区传播阶段。该阶段感染者主要为第一阶段的密切接触者，多为社会中上层人士，但也逐步向大众传播。然而，因信息有限，无法进一步分析其人口学特征。但疫情曾覆盖坦26个省中的17个，存在扩散风险。3.“零传播”阶段。其标志为4月29日坦政府停止更新疫情信息，随后宣布抗疫成功。而对于此前停止更新疫情的原因，卫生部于5月8日解释为因国家实验室正在装修而耽误。从时间线来看，疫情动态与非洲很多国家类似，而在第二阶段后期、第三阶段，坦桑尼亚对疫情的态度和防疫实践却与大多数非洲国家不同，就此进入扑朔迷离阶段（见图1、图2）。

图1 坦桑尼亚新冠流行与控制时间路线图（笔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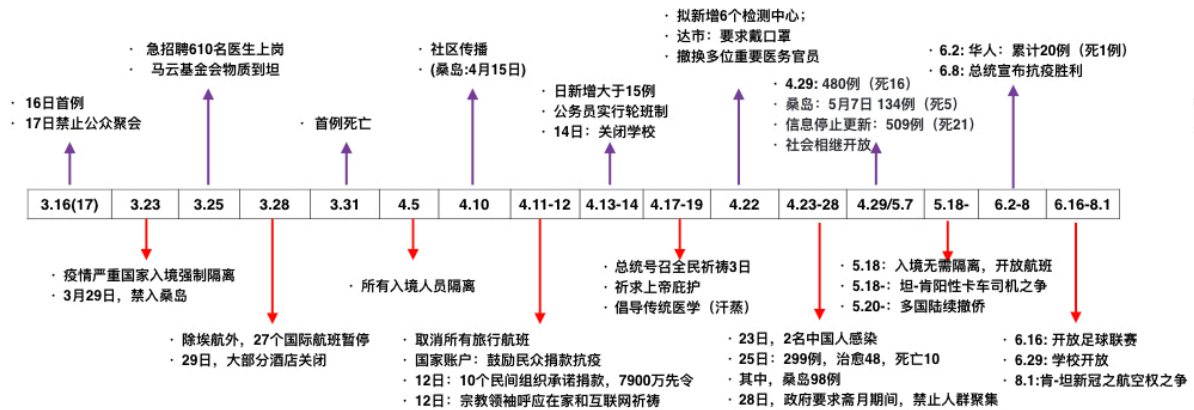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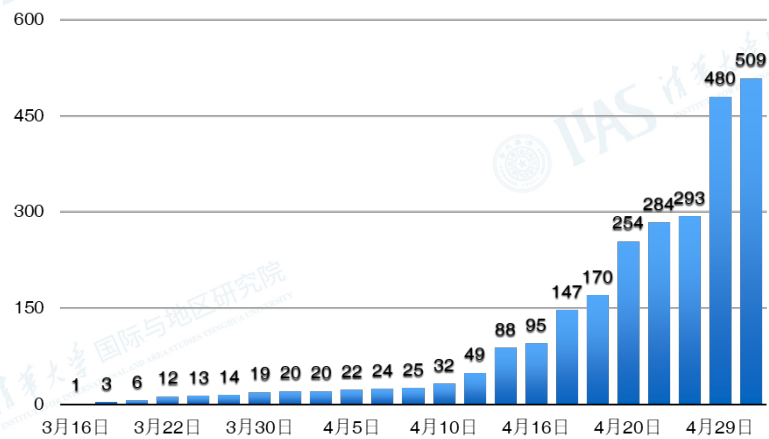


图2 坦桑尼亚新冠病例累积时间路线图（累计报告：509例，死亡21例）



资料来源：全球新冠疫情大数据分析平台：《坦桑尼亚疫情详情》，
<https://www.zq-ai.com/#/fe/xgfydetail?name=坦桑尼亚>，2020年08月10日。

综上所述，尽管与周边很多国家一样，坦桑尼亚新冠流行初期遵循了类似的流行轨迹，但政府防疫态度和率先宣布抗疫成功的消息，却与周边疫情剧增的态势大相径庭。无论是横向环顾，还是纵向回溯，都有迹象表明“率先抗疫胜利”已突破现有科学常识，其真实性令人怀疑。然而，对此的探讨仍需从生物-社会的基本事实中去探究。

二、冰山之隐：“抗疫胜利”与生物-社会事实

本部分将结合碎片化的信息，从生物性、社会性事实两方面拓展探究“抗疫胜利”的可能事实依据。

第一，来自生物医学的信息是质疑“抗疫胜利”的科学砝码。

1. 一般而言，监测检测是疾病防控工作的基础，在疾病流行与控制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是应对能力与意愿的反应。就坦桑尼亚而言，较全的监测信息大致如下：1月1日至3月26日，在27个边境口岸对1890532名入境者进行体温监测，检测273名疑似人员；27日共有111名入境者接受强制隔离。⁴4月22日，坦卫生部最后一次监测信息披露，追踪密切接触者2815人，12人呈阳性。⁵而就核酸检测而言，所有标本都应及时送到国家实验室。尽管政府强调要建6个检测中心，但流于表面，最终才完成3799人份检测（见表1）。即便如此，因政治介入，该项工作一度停滞。随着报告数增加，总统曾公开质疑检测结果，甚至闹出山羊、木瓜样本为阳性的闹剧。而随着分管的卫生部副部长、部分科学家被辞退及宗教疗法、传统医学的兴起，即将步入正轨的科学抗疫行动却误入迷途。总之，监测检测领域滞后与停滞，导致无法及时发现感染者。

2. 边境卡车司机群体疫情打破了“抗疫胜利”的真实性。由于坦桑尼亚是东南部非洲多国物资的中转站，每天有大量货物经公路进出本国。在坦政府停止新冠检测后，坦籍边境卡车司机不得不接受他国强制检测，这也是难得的探究坦疫情的窗口之一。起初，多国公布含国籍信息在内的新冠阳性卡车司机。如，截至5月3日，乌干达就发现至少有8名阳性坦籍卡车司机，并遣返；⁶肯尼亚于5月18日发现53名、23日发现39名坦籍卡车司机。随后，因他国多次报告多例阳性坦籍卡车司机，使坦政府宣称的“抗疫成功”遭到多国和国际组织的质疑，并严重影响边境贸易。同时，坦桑尼亚也一度反质疑他国检测的准确性。在长期交涉后，该事件最终以继续对卡车司机进行检测，但不通报国籍的方式结束。总之，该群体疫情信息提示，事实并非如官方所说，至少在该群体中未有效控制，有扩散风险。当然，仍需跟进周边国家对卡车司机检测通报信息。

第二，“从里至外”社会反应给我们提供探究“抗疫胜利”真实性的第二块砝码。

1. 本土各阶层的反应。坦新冠疫情以来，笔者通过网络相继采访了6位不同人士。就3位医者和1位高校教师而言，他们的表现为先剧烈后缄默。在疫情上升时，他们曾经将其描述为即将到来的健康灾难。如某医院院长说：“政府一度要求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然而，现实是医院根本没有口罩。大家都自制口罩。”加之，总统认为不应过多接受国外捐赠，“口罩有毒”，提倡自制，民间也一度出现自制口罩潮。然而，在总统质疑检测结果和多位医学人士被辞退后，医者大多选择了缄默，不再就疫情回复我的邮件或微信。而马赛家庭和房东主要担忧生计。一旦置之不理，生计问题演变为次生灾害，就会引发更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坦政府一直未采取封城、居家隔离、驱赶等强制和暴力措施，其重要考虑之一就是民众生计。⁷尽管如此，居住在离达累斯萨拉姆市80公里的一小镇，分别以贩卖马赛药、出租房屋、售卖手工制品为生的马赛家庭和房东，还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计问题。由此来看，坦桑尼亚短期的疫情防控确实或多或少阻隔了部分民众维系生计的路径。正如很多非洲国家在面临遵循科学防控措施与稳定生计的考量一样，⁸坦桑尼亚偏向了后者。总之，与诸多政客一样，坦医者选择缄默的态度与政治权力介入有关；而民众则担忧生计一旦演变为次生灾害，其可能引发坦桑尼亚所无法承受的人道主义危机。因此，坦桑尼亚抗疫抉择所呈现的价值就有了再探究的意义。

2. 华人社区疫情情况。从全球来看，多国华人社区防控措施最早、最严，自律性也较高，感染数也较少。正如某位华人朋友所说：“当华人大都戴口罩和减少外出时，当地人却少见戴口罩等行为”。尽管如此，在坦宣布抗疫胜利之时，华人社区还是出现了感染。首位在坦华人感染时间是4月23日，截至6月2日，共感染20人，死亡1人。⁹其中，6例华人病例出现在人群聚集地、商品贸易中心卡里亚库区。另外，7月初从坦包机回国的华人有5例感染。据笔者采访的两位华人朋友描述：“华人社区确实一度出现恐慌，在我们普遍戴口罩的情况下，当地人感觉没事一样，很少戴。尽管政府说没有疫情，但是华人中还是陆续有阳性病例，还有住院的呢。真是令人茫然！奇怪！”然而，随着坦社会开放，华人社区防控也逐步放松。在官方宣布抗疫胜利前后，却陆续出现华人感染者，表明疫情仍有传播风险。

3. 国际组织的反应。在坦桑尼亚4月29日停止更新疫情后，其透明性、真实情况除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赞扬外，一度受到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非盟的质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甚至认为疫情将给坦社会、经济等带来巨大影响。事实上，2019年9月初，在刚果(金)和乌干达有埃博拉流行时，也曾出现过坦桑尼亚可能隐瞒信息而受世界卫生组织质疑的情况。¹⁰随后，坦桑尼亚一一进行了驳斥，却加剧恶化了其与相关国际组织的关系。在2019年8月东非埃博拉流行时，笔者曾前往西部城市姆万扎、达累斯萨拉姆多家医院进行过短期调研。期间观察到，尽管政府强硬地保持“无埃博拉流行”论调，但医学界却在卫生部的组织下积极备战，抗疫态势整体内紧外松。坦应对埃博拉的经验在此次新冠中也得以发挥。¹¹值得一提的是，在“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较快增长经济体、政治大选年”等背景下，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被置于重要位置。而疫情往往首先打

击的是作为东非重要收入来源,关乎百万民众生计的旅游业。5月8日,据估计坦的旅游收入已从预计的2.6万亿先令减少至5.98亿,如疫情要到10月才能稳定,旅游从业人数将从623000人减少至146000人,其中,桑给巴尔至少有5000名旅游从业者失业。¹²这也是坦政府在东非埃博拉流行时、新冠流行期间都未严格限制旅游者入境的重要原因。总之,虽然坦政府抗疫特立独行引发了国际组织强烈反应,但其应对逻辑值得再深究。

4. 相关国家的态度。与国际组织相比,多国对坦新冠疫情的反应却不尽相同。其中,美国最为强烈。截至8月3日,美国曾在使馆网站上11次发布诸如坦疫情严重、医院人满为患、美公民应尽快回国等卫生警告,并于4月21日最先撤侨。¹³与此同时,美国相关机构先后向坦相关部门探讨合作抗疫以及援助事宜,截至6月4日累计向坦提供了790万美元的抗疫资金。¹⁴其次为周边国家。以肯尼亚为例,其反应主要为边境卡车司机是否感染之争(见上)和两国航权之争。8月1日肯尼亚开放国际航班,允许11个国家公民入境,但唯独无抗疫胜利的坦桑尼亚,由此引发两国航权之争。但肯于8月10日也叫停了非洲大陆8个目的地航班,对此,坦的回应相对强硬,禁止肯航空公司飞越其领空。而英国、印度、巴基斯坦、中国的反应主要表现为撤侨。在坦于5月18日发布3号旅行建议,正式解禁航空业后,仅2天后,英国率先撤侨;5月中旬英、美、卡塔尔等共同撤侨,6月印度撤侨2次,7月中国撤侨2次。当然,也有挪威等少数国家赞赏其抗疫行为。另外,俄罗斯则从8月1日起恢复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3个国际航班。尽管多国撤侨与疫情无直接关联,但扑朔迷离的疫情是一个重要原因。¹⁵

简言之,尽管坦桑尼亚新冠疫情扑朔迷离,甚至“消失”,但相继来自生物医学、社会反应的事实证据都一一成为对垒“抗疫胜利”的砝码,其真实性显然并非官方所言。那么声称“抗疫胜利”的坦桑尼亚采取了何种抗疫举措?下文将对此作出解释。

三、冰山之碰：“抗疫胜利”与非科学举措

就坦桑尼亚的控制措施而言,与周边多国采取严格防控措施相比,其整体温和,但却充斥着科学与非科学的博弈,并最终导致其宣布“抗疫胜利”。

起初,坦桑尼亚卫生部结合他国经验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监测入境者的体温及相关症状,指定隔离酒店、隔离公寓,设置隔离中心,指定或扩建监测/采样中心、检测实验室,指定定点治疗医院。¹⁶同时,在各级公共、私人场所安装洗手装置,倡导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公共场合戴口罩;在教堂、清真寺等地方禁止人群聚集。¹⁷除政府外,知识界也积极参与防疫。如,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研究者开展营养疗法研究,称有助于研发新冠药物和疫苗;¹⁸坦噶尼喀法律协会(TLS)还向政府提出26项倡议,包括要求所有公民居家隔离21天,模仿他国做法,采取特定检验策略等。¹⁹然而,科学举措也存在执行力度不足、硬件条件差与意愿不强的问题,特别是隔离的执行上。总之,在流行初期,防疫举措相对科学,而随着感染数剧增,防疫行动却发生重大转向。

遗憾的是,抗疫举措中混杂一系列非科学举措。所谓非科学举措,在坦桑尼亚主要为宗教性、传统医学两类,分别为共宗教祈禱、传统医药(汗蒸)、引入“有机抗新冠肺炎药”三种形式。1. 宗教祈禱。起初,坦卫生部要求禁止或限制人群在教堂、清真寺聚集,宗教领袖都予积极响应,并倡导在家祈禱。然而,总统认为恐慌比病毒本身还可怕,倡导“上帝庇护说”,曾提出4月17日至19日为全民祈禱日。²⁰该观点认为宗教场所是治愈新冠的地方,疫情的减少是上帝对人们虔诚祈禱作出的回应。²¹此举措也助推了社会活动的恢复。2. 总统和卫生部倡导民众以传统医学来防疫,主要为“汗蒸”疗法。²²该疗法常采用4种草药(Neem树、香茅草、番石榴枝/叶、柠檬)混合煮沸,在密闭空间中熏蒸,认为每周2-3次可有效预防疾病。²³此后,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还专门研发了汗蒸油;国家药品研究中心也倡导保持“汗蒸”。3. 引入“有机抗新冠肺炎药”口服液(Covid-19 Organics)。该药为4月马达加斯加研究者从青蒿中提炼出可以“治愈”新冠的口服液;5月8日坦外交部部长乘飞机前往购买,以期进行研制。²⁴然而,该药的有效性及其局限已为马达加斯加剧增的疫情态势所揭露。²⁵但值得注意的是,非科学举措主要倡导者为政治人物和少许科学界人士,才使科学举措被弱化,非科学决策逐步成为主流。

在两种举措交锋中,因政治介入,非科学举措主导了抗疫行动,为随后宣布抗疫胜利和社会全面开放提供了合法性基础。4月22日,总统撤换了卫生部常秘、首席医疗官等重要人员;5月3日,国家实验室负责人因山羊、木瓜标本阳性而被暂停工作;宪法和司法事务部还对国家实验室工作人员不法行为做出指控;卫生部部长于5月4日称将成立专家委员会来负责国家实验室相关工作;²⁶5月17日,曾表示没有证据支持“汗蒸”作用和自制口罩无法阻止病毒传播的卫生部副部长被撤换;另外,

总统还在社交媒体上调侃保持社交距离的建议；最终，坦桑尼亚政府于6月8日宣布全国已免受新冠威胁，率先“抗疫胜利”。

综上，坦桑尼亚的防疫行动，一方面渗透着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之“存与续”的矛盾，²⁷另一方面，在冰山之“角”的疫情现状之下，却隐藏了厚重的“冰山”，指向了“抗疫胜利”抉择的社会文化根基。然而，研究者对此判定不能是简单的非此即彼，须在其社会文化情境中去追问非科学举措抉择的深层原因。因篇幅有限，本文将在结语部分仅抛砖引玉，今后将继续深究。

结语

坦桑尼亚抗疫中科学举措与非科学举措先后出现，与通常可见的将科学防疫融入本土文化不一样，²⁸两者激烈碰撞，并依托非科学举措找到了宣布“抗疫胜利”的合法性依据。环顾全球多国，部分医疗资源丰厚的西方国家曾采取“群体免疫”策略，尽管政治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其内在逻辑大致有一定科学依据；而像坦桑尼亚这样现代医疗资源稀缺、经济尚不发达的国家，也走上“自然免疫”的路径，但其逻辑是政治权力支撑一系列非科学举措。其现实动因，无外乎三点，其一，在大选年，尽管大选结果无多大悬念，但政府当局需要稳住社会中下层的基本盘，避免社会秩序混乱；其二，出于稳定民众生计的考虑，防止过度抗疫引发生计危机，属于无奈之选；其三，或许是在等待疫苗和药物的出现。但此路显然与非科学举措格格不入。然而，其抗疫举措渗透着反智主义的影子，须追溯历史，方能拿捏其脉络。

环顾全球，新冠反复肆虐，人类亟待思考如何才能与疫共存。尽管科学防疫是常态，但其中或多或少都会充斥着暴力和不平等。坦桑尼亚周边各国多采取暴力抗疫，疫情仍在加剧，且引发的次生灾害、社会苦难事件层出不穷；²⁹而其独树一帜的抗疫态度和行动，尽管会引发一定社会风险，但目前尚未引发相关暴力事件和社会秩序混乱，其“社会韧性”对于寻求生计的芸芸众生而言，已是福。³⁰总之，在现代医疗卫生资源相对贫乏的坦桑尼亚，从其疫情现状、态度到实践都展露“隐藏的冰山”之厚重，其也向我们展示了“与新冠共存”的多元防疫行动的价值与社会意义。

高良敏，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与社会学系联合培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国家和区域为坦桑尼亚和东非地区，关注疾病、农业、社会与文化。

参考文献

- 1 全球新冠疫情大数据分析平台：《全球疫情》，<https://www.zq-ai.com/#/fe/xgfybigdata>，2020年8月10日。
- 2 Tanzania NC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gram, “Guidance guidance on provision of NCD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 outbreak in Tanzania”, May, 2020, p. 8.
- 3 Minister for Health, Community Development, Gender, Elderly and Children, “Travel advisory NO.3”, (May 18, 2020), pp.1-2.
- 4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新冠肺炎领事提醒（六）：坦桑尼亚疫情动态》，https://mp.weixin.qq.com/s/uJ2_k8V3G11L9fLJpedRA，2020年3月27日。
- 5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新冠肺炎领事提醒（二十四）4月22日坦桑尼亚疫情动态》，<https://mp.weixin.qq.com/s/WCmXlycP5nAnl3X8zBITFw>，2020年4月23日。
- 6 John Tugume, “11 cargo transporters test positive for COVID-19”(April 24, 2020), http://www.newvision.co.ug/new_vision/news/1518217/cargo-transporters-test-positive-covid-19; See also, John Tugume, “Uganda hunts for 2 COVID-19 positive truck drivers”(May 3, 2020), https://www.newvision.co.ug/new_vision/news/1518455/uganda-hunts-covid-19-positive-truck-drivers
- 7 Ben Taylor, “COVID-19 Hits Tanzania”(May 1, 2020), <https://www.tzaffairs.org/2020/05/covid-19-hits-tanzania/>
- 8 Marguerite Massinga Loembé, Akhona Tshangela, Stephanie J. Salyer : “COVID-19 in Africa: the spread and response”, *Nature Medicine*, July 26, 2020, pp. 996-1008.
- 9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致在坦桑尼亚中国同胞的一封信》，2020年6月2日。<https://mp.weixin.qq.com/s/Ty3konn6ScBZh5MXpy08EQ>

- 10 Sputnik, "UNKNOWN ILLNESS" Sparks fear in Africa: WHO investigating fatality "as a matter of urgency"(September 19, 2019), <https://www.infowars.com/unknown-illness-sparks-fear-in-africa/>
- 11 WHO, "Drawing on Ebola readiness to tackle COVID-19 in Tanzania"(May 9, 2020), <https://www.who.int/news-room/feature-stories/detail/drawing-on-ebola-readiness-to-tackle-covid-19-in-tanzania>
- 12 Ramadhan Hassan, "Corona yaporomoshwa mapato ya utalii" (May 8, 2020), <https://mtanzania.co.tz/corona-yaporomoshwa-mapato-ya-utalii/>.
- 13 U.S. Embassy in Tanzania, "Health Alert: U.S. Embassy Dar es Salaam"(August 3, 2020), <https://tz.usembassy.gov>.
- 14 U.S. Embassy in Tanzani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Provide Tanzania an Additional \$2.4 Million to Help Respond to Covid-19 Outbreak"(May 22, 2020), <https://tz.usembassy.gov/united-states-government-to-provide-tanzania-an-additional-2-4-million-dollars-to-help-respond-to-covid-19-outbreak/>.
- 15 Frederic Mégret 著, 丛万殊译:《疫病大流行下的“撤侨”: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国际法》,《澎湃思想市场》, <https://mp.weixin.qq.com/s/g-19CE735ZhXIRyfydScg>, 2020 年 4 月 8 日。
- 16 Uushauri kwa wasafiri, "Taatiifa ya hali ya ugonjwa wa COVID-19 nchini Tanzania", Na. 1 wa tarehe 23 Machi, 2020, p.1.
- 17 Wizara ya afya, Maendeleo ya jamii, jinsia, wazee na watoto, "Taarifa kwa vyombo vya habari: Taarifa ya mwenendo wa ugonjwa wa corona(COVID-19) nchini", Dar es Salaam, Jumanne Aprili 07, 2020, pp.1-2.
- 18 Lucy Ngowi, "UDSM yaita wawekezaji tiba lishe Covid-19"(June 8, 2020). <http://www.habariileo.co.tz/habari/2020-06-085edde56f7cb8c.aspx>.
- 19 Romana Mallya, "TLS yataka mambo 26 Corona"(April 22, 2020) <https://www.ippmedia.com/sw/habari/tls-yataka-mambo-26-corona>.
- 20 Peter Fabricius, "Magufuli confronts COVID-19 with prayer and snake oil" (May 15, 2020), <https://thisisafrika.me/politics-and-society/magufuli-confronts-covid-19-with-prayer-and-snake-oil/>
- 21 Dk. Mwanjelwa, "Tumtangulize Mungu janga la corona" (April 29, 2020), <https://mtanzania.co.tz/dk-mwanjelwa-tumtangulize-mungu-janga-la-corona/>
- 22 Evance Ng'ingo, "Zingatia haya wakati wa kujifukiza dhidi ya corona"(April 29, 2020). <https://www.habariileo.co.tz/habari/2020-04-295ea962239db28.aspx>.
- 23 Selemani Jafo, "campaigns for ' Steam Inhalation Week " (April 30, 2020), <https://www.ippmedia.com/en/news/jafo-campaigns-%E2%80%98steam-inhalation-week%E2%80%99>
- 24 Na Mwandishi Wetu, "Tanzania yapokea dawa ya corona"(May 9, 2020), <http://mtanzania.co.tz/tanzania-yapokea-dawa-ya-corona/>.
- 25 熊星翰:《我不是神药——马达加斯加本土抗疫药品沉浮录及其启示》,《清华大学地区研究院 区域观察》, 2020 年 9 月, 待刊。
- 26 Mwandishi Wetu, "Ummy Mwalimu aunda kamati kuchunguza upimaji sampuli za corona"(May 4, 2020), <https://mtanzania.co.tz/ummy-mwalimu-aunda-kamati-kuchunguza-upimaji-sampuli-za-corona/>.
- 27 高良敏、齐腾飞:《存与续:东非传统医学的叙述与实践》,《社会学评论》2019 年第 5 期。
- 28 许燎光著, 王凡等译:《驱逐捣蛋鬼——魔法、科学与文化》,《台北南天书局》1997 年版。
- 29 详见:齐腾飞:《降临于肯尼亚的夜幕:防疫与暴力》,《澎湃新闻》, <http://n.eastday.com/pnews/1586929722015423>, 2020 年 04 月 15 日;王宇熙:《疫情下的非洲:医疗匮乏、警察暴力和脆弱的底层》,《澎湃思想市场》, 2020 年 04 月 15 日。
- 30 俞明焕:《非洲社会的韧性》,《澎湃新闻》, 2020 年 04 月 15 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086687

《区域观察》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海淀区清华园 1 号 中国, 北京 100084 清华大学中央主楼 205 室 电话: +86-10-62787747 官方网站: http://iias.tsinghua.edu.cn/	协调人: 张静 本期执行编辑: 王霆懿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霆懿、李宇晴、杨崇圣、何演、周燕、郑楠、 段九州、傅聪聪
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引用请注明出处。	